



花火

锦衣江山



禾晏山◎著
九重春色

他是机关算尽的重臣之子，一心只为出人头地。
他是身世成谜的少年侠客，一意只求沉冤昭雪。

而她，只是乱世浮沉的孤女，生于市井混迹江湖，
回看偌大江山，不过一场浮华惊梦。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锦衣江

他是机关算尽的重臣之子，一心只为出人头地。
他是身世成谜的少年侠客，一意只求沉冤昭雪。

而她，只是乱世浮沉的孤女，生于市井混迹江湖，
回看偌大江山，不过一场浮华惊梦。

禾晏山◎著

九重春色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禾晏山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瑟江山之九重春色 / 禾晏山著. —沈阳: 春风
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13-3745-4

I. ①锦… II. ①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5653 号

锦瑟江山之九重春色

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第七印象·白永明 梁旦旦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宋惜菲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259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745-4

定价: 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25

叠鼓飞骑引雕弓

105

24

金戈尽付笑谈中

089

23

乌衣怒马戟云横

071

22

聒碎痴心梦不成

057

21

雪膩酥香倚檀郎

043

20

可堪岁晚怆遗情

029

19

女子亦应关大计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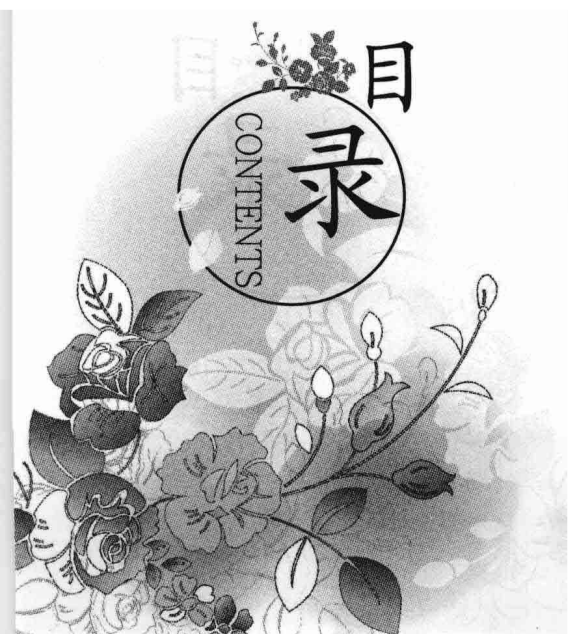
18

红装铁骑龙啸吟

001



将军都护铁衣寒	26
悍不畏死真勇士	27
犯我逆鳞必诛之	28
回首家国三千里	29
多情徒倚望沧海	30
峥嵘无处问英雄	31
山河几曾识干戈	32
我亦江山归去客	33
《锦瑟江山》人物谱	
后记	
119	245
135	229
151	211
165	197
181	257



【红装铁骑龙啸吟】

拾捌

“黄叶满秋山，白云卷风寒，斜阳残照扁舟远。涉江落魄载酒歌。声零落，响空弦。十里杨柳岸，杏林笼寒烟，几多梅花发窗前。明月故人玉笛横，都做了，浮生叹。”

山洞外隐隐传来一阵叹息，声调豪迈悲凉，又带着几丝无奈落魄之情。初彤被那声音惊醒，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寻着声音望去，只见云映淮坐在离洞口不远之处，对着月光把酒长叹。

初彤听了片刻，心想：小相公定是因为沉冤未雪，心中不痛快，他平常内敛惯了，在我面前倒是从来不讲，却大半夜地抱着酒坛子唱歌，我且过去给他宽宽心。

想到此处，她悄悄走了过去，在云映淮身边坐了下来。

云映淮看了初彤一眼，道：“吵醒你了，对不住。”

初彤笑道：“你是我的小相公，有什么对不住的？”说罢便取过云映淮手中的酒坛子，喝了一口。

云映淮看初彤如此动作，不由得一愣，紧接着脸上有点发烫，干咳了一声，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自初彤那晚在瀑布边表白之后，他们二人已在山谷中住了几日，伴着清风明月，日子过得倒也惬意。那一日云映淮虽只字未说，只将她搂在怀里静静站了半晌，但从那以后待她却比往日更亲近了些。但初彤向来得寸进尺，便“小相公、小相公”地唤上了。云映淮自是有些发窘，但张了张嘴，看着初彤笑吟吟的模样，硬生生把纠正的话咽下了肚，初时听着初彤唤他还有点别扭，但后来竟也习惯了。

初彤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云映淮道：“小相公，你是心里不痛快吗？刚才吟诵的那首诗词都有点悲凄。”

云映淮笑道：“没什么，只是酒喝多了，想起了以前的事，所以便随口说几句罢了。”

初彤双臂抱住云映淮的胳膊道：“小相公，我知你有心事，你定是忧愁自己的冤情，不知何日才能昭雪。前几日见了你祖师爷的尸骨又开始思念你师傅……我说得对也不对？”

云映准的目光在初彤的小脸上转了一转，微微一笑道：“算是对了。”

这一笑在月光下恍若冰山融雪，初彤不由得看呆了，瞪眼道：“小相公，你长得真好看，我便是天天看都觉得看不够。”

云映准不由得噎了一噎，迅速移开目光，脸上虽烫，但仍做淡然状，呵斥道：“你这小丫头怎能这般口无遮拦？”

初彤瞪大眼睛道：“我称赞自家的相公，口中还要设什么遮拦？”说完伸出小手扳过云映准的脸，嬉皮笑脸道，“小相公，那我呢？我长得好不好看？你愿不愿意日日夜夜看着我呀……咦？你的脸怎的这般烫手？是不是感了风寒？”

云映准登时大窘，只觉着对这小丫头简直比对着千军万马还难，他一把拉下初彤的小手，神色狼狈道：“你再这般胡说八道，我就点你的哑穴了！”

初彤心中大乐，心想：小相公怎的跟大姑娘一样爱羞？倒是好玩得紧，老子再调戏调戏他。于是双手反握了云映准的手道：“小相公，你赞我一句又不会掉块肉。你说你说，我到底好不好看呀？”见云映准不语，便晃着他的胳膊，身子扭来扭去道，“江湖大侠就应该痛快利落，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扭捏个什么，快点说嘛！”

云映准有些傻眼，他一向淡然惯了，为人又颇有威严，即便是先前也曾尝过情爱滋味，但言谈间也只是略微调笑而已。初彤性情如此之奔放，脸皮又如此之厚，云映准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如今被女子缠着耍赖撒娇也是头一遭。初彤这顶“江湖大侠”的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他终于被缠不过了，只好垂着眼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初彤登时眉开眼笑，立刻凑过去在云映准脸上吧嗒亲了一口道：“小相公，你这么说我真开心。”

云映准又是一呆，摸着脸低头向初彤看去，只见那小丫头笑着看着他，一双星目中闪闪含情，竟有着说不出的娇美喜人。云映准情思

一荡，冲口而出道：“你今后万不能再这样对别的男子！”说完之后才觉得有些尴尬，忙低下头干咳一声掩饰。没想到初彤却大力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那是自然！你是我相公，我若再如此对别的男人，那岂不是给你戴了绿帽子？”说完又贼眉鼠眼地将脸凑过去道，“小相公，你也亲我一下。”

云映淮再次傻眼，初彤见他神色窘迫羞涩不由得心中暗笑，但脸上仍一本正经，道：“堂堂江湖大侠，就应敢爱敢恨。快！快！赶紧亲我一下。”

云映淮面无表情地看了初彤半晌，突然伸手啪啪点了初彤的睡穴。初彤眼睛一闭，迷迷糊糊地倒在身边温暖的怀抱中，进入沉睡的最后一刻，清冽的男子气息迎面而来，好似有柔软的唇印在她脸上。初彤心中暗想：我这小相公还真不是一般的骚包……还没顾上高兴便睡了过去。

云映淮看着初彤的睡脸，嘴角竟微微扬了起来，一股说不清的情感在胸口奔涌起来，他只觉得又甜蜜又感慨。他定定地看着初彤，抱着她的双臂竟在不知不觉中越收越紧了。

第二日，云映淮劈了几棵大树做成木筏，待他内伤逐渐痊愈后，每日数次进入水洞中寻找出路。那水洞极深，交错绵延如同地下迷宫一般，其中有一条路却是通向一处山坡的小洞。云映淮凭借地图摸清了出谷的路线，而后便带着初彤离开了天虞山。出谷之后，二人在附近的集市上换了衣裳，买了马匹等物，休息了几日便朝南燕而去。

初彤自谢府出来，一路上身中剧毒又三番五次遭人追杀，天天惶恐不可终日，但此番去南燕有武功高强的心上人陪伴，游山玩水、恣情谈笑，兴致格外好了起来。云映淮原先只觉得初彤满口胡言乱语，现在心境转变，反而觉得这小丫头妙语连珠，与之同行趣味横生，竟一点都不觉得寂寞了。

二人在路上行了两个多月，这一日便到了南燕境内的临州。此时已经晌午，二人在城里寻了一家饭庄，随便点了两个小菜。吃了片

刻，云映淮抬头道：“出了城郊那片树林再走半个时辰便可到连云山，云顶门的总门便设在那里。如今我冤屈未雪不能回去，但门中有我一位极尊敬的长辈，叫石友亮，他是我师傅的挚交好友，我带你到他的住处，他必然会好好照顾你的。”

初彤听罢立时瞪圆了一双眼睛，奋力咽下口中的包子道：“不好！你不带我去，你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上回在谢府你将我一丢便是几年，我现在定要时时刻刻盯紧你才是。”

云映淮一愣，然后微微一笑道：“只是让你在云顶门小住几日，我办完了事便过来接你。”初彤低着头撇了撇嘴，云映淮见她神色委屈，便轻声道，“我去查探师娘的下落，不知前方有何凶险，你不会武功，我只怕到了危急关头不能时时护你周全……”

初彤见他眸光柔和，隐隐闪着关怀之意，心里不由得暖了起来，刚想说些什么，只见饭庄之中忽然呼啦啦奔进十几个官差，为首的三四十岁，容貌尚算平常，但左颊上一道伤疤给整张脸平添了几丝凶悍。那人一进门便高声嚷道：“掌柜的，快上些饭菜来，爷们儿赶时间去送信，没工夫瞎耽搁。”说罢便带着人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初彤扭头悄悄瞄了那人几眼，云映淮近身低语道：“他们是皇上御用的八百里快骑，定是南燕的州城府县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所以才让他们风尘仆仆地加急送信。”

初彤惊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云映淮轻笑一声指了指为首之人的腰带道：“他腰上拴的是可在皇宫之中行走的令箭金牌，你再看这群人全是御前侍卫打扮，这便不难猜了。”

初彤吐了吐舌头道：“我的娘哟，不知是什么要紧的公文，竟然让十几个人一起去送，也算是个大阵仗了！不过也未见得是什么紧要的公干，不是有首诗说‘红尘一骑妃子笑’吗？讲的就是皇上的小老婆想吃个荔枝都能让人八百里连夜兼程地送过来，兴许今日那差役送的就是皇帝写给小情人的情诗！唉，当了皇帝到底是不同啊！”



云映淮听了这一番话不由得一怔，他又看看初彤怅然的神色，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了些许。

吃罢饭二人便匆匆起程，行了半个时辰便进了城郊的小树林。这一片林子颇为茂盛，大树遮天蔽日，挡住了头顶的骄阳。走着走着，云映淮突然将马一勒，皱着眉停住不动了。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就在此时，初彤忍不住惊呼道：“血！那边有死人！”

云映淮听罢立刻翻身下马，往初彤指的方向奔了过去。只见地上倒着七八具死尸，血流成河，明显是刚死不久，断臂断腿就散落在一旁。云映淮走过去翻过一具倒地的尸体，在看清楚对方脸的一刹那，他不由得怒喝一声，紧接着森然杀气已从全身涌出！

初彤吓了一跳，她从马上蹦下来，凑过去望了那死尸一眼。那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儿，表情扭曲、双目直瞪、嘴巴大张，表情看上去分外恐怖。云映淮咬牙道：“此人是我云顶门惊虹堂堂主白勋！”

初彤“啊”了一声道：“他、他怎么死得这么惨？莫非是云顶门之中出事了？”

云映淮站了起来，面沉似水地朝前走去，初彤便牵了两匹马跟在云映淮身后。一路上又陆陆续续地见到几具死尸，云映淮每看一处，身上的戾气便添加一分，但周身的气势却越发凝重。初彤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但一双大眼睛却警惕地左顾右盼，心中连连叫苦：娘哟！这地方死了这么多人，刚刚定然是有场激烈的打斗了！若是强敌此刻尚未走远，那我和云映淮的处境岂不是大大不妙？

云映淮双唇紧抿，他翻身上马看了初彤一眼道：“随我走！”说罢一夹马腹便策马狂奔而去。初彤忙催马跟在云映淮身后。二人疾驰了一阵，来到半山腰一处建造威武的园子旁，只见那园子大门四开，院内倒了无数死尸，血流成河。

初彤睁大眼睛，面露惧色道：“这……云顶门难道被人灭门了不成？”

云映淮跳下马迈步走了进去，初彤忙追了上去，抱住了云映淮的一条胳膊。二人走了几步，忽听前方隐隐传来了打斗声，云映淮转过身对初彤道：“不知前方有什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若是情况有变，你马上骑马逃命，万不可在此地久留。”

初彤点点头对云映淮道：“你多加小心，若是碰到什么厉害的大恶人千万不要逞强，赶紧逃命才是。”

云映淮迈步往前走去，初彤悄悄跟着云映淮走了一阵，待到打斗声清晰了，她左顾右盼看见一棵大树，便抱着树身爬了上去，坐在一处枝丫上，居高临下地向远处张望。只见前方的庭院里站了一百多号人，个个手执利刃、神色凶悍。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正与一名老者挥剑打斗，那年轻人本已身染鲜血，此时更显疲态。那老者体态痴肥、眉眼极小，他一边打斗一边高声喝道：“石友亮，你还要在渺云馆做缩头乌龟不成？你若再不出来，你的宝贝儿子便要做我剑下亡魂了！”

他话音刚落，那围观的人哄然大笑，纷纷道：“‘南燕第一快剑’、‘清风徐来’的招式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年轻人听罢不由得大怒，挥剑便朝那老者砍去，那老者“哼”了一声，当即飞起右腿，直踢他右腕，身子高高跃起，力刺他左臂。年轻人手腕抖动，那招式极其精妙，明明已是力劈华山之势，但剑锋一摆却偏偏朝左下方刺去，挡住进攻。

老者不由得赞了一声：“还有两下子！”说罢招式再变，他一把捉住年轻人左臂，右手执宝剑刺向那人大腿。年轻人忙用剑相挡。此时那老者忽然松开左手，迅速击在那年轻人的胸膛上，紧接着便握拳砸向那年轻人的腿骨。这一拳用了十成的力道，若是硬生生地挨了这拳，那年轻人的腿怕就要废掉了。

正在此时，只听一声暴喝：“住手！”这声音用了极深厚的内力，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紧接着云映淮掠过众人跳入场中，拳头快如闪电直取老者面门。



那老者大吃一惊急忙闪开，云映淮趁势将那年轻人救下，连连后退几步，沉声道：“一清，你没事吧？”

此时初彤也看清了那年轻人的长相，心中不由得一怔，原来那人正是在金阳王府中与其妻楚月痛骂桃源七贤的石一清！

石一清看到云映淮不由得大喜过望，立刻抓住他的手臂失声道：“门主！”但这一声门主喊完，又觉得不妥，原来云映淮当日离开云顶门时已经立下重誓，不查清师娘下落，洗刷不白之冤，便永不再回云顶门，所以这一声呼唤后又生出几分尴尬。

云映淮从天而降，众人仿佛炸开了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神色均惊疑不定。云映淮扶着石一清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石一清道：“霁风堂堂主沈展扬和奔雷堂堂主张桓强联合叛门！他二人勾结外人欲夺门主之位，事发突然，况且是祸起萧墙，所以折损了好多兄弟。这两个叛徒趁人不备取了白堂主的性命，现在只剩下我爹带了一些人退入渺云馆苦苦支撑！还请……还请门主定夺！”说罢以极小的声音对云映淮道，“渺云馆里只剩下三十几个受伤的弟兄了，我爹还受了严重的内伤……我已让楚月到云顶门的分门和同花会去搬救兵，只盼着我能撑上一时片刻……还好门主来了！”

那老者冷笑一声道：“门主？这欺师灭祖的败类已不是云顶门的门主了！云映淮，如今你竟然还有脸回来？！”

云映淮面色不改，一双肃杀的眸子冷冷环视众人，他虽年纪较轻，但自任云顶门门主以来事事身先士卒，有勇有谋，率众做了几件震惊江湖的大事，故而极有威信。且云映淮顾盼之间自带一股凛然威仪，故众人有的低下头不敢与他直视，有的目光与他相撞便急忙避开，有的看了云映淮一眼又马上去望那老者。

云映淮最终将目光定在那老者身上，他心中了然，明白此次叛变定是对方策划多时，如今局势危急万分，对方显然抱了破釜沉舟之心，何况已经死了一个堂主，息事宁人再无可能，一场干戈怕是在所难免。二人对视片刻，云映淮道：“沈展扬，你为何叛变？”

沈展扬冷笑一声道：“云映淮，你不是云顶门的人，你凭什么来

质问我？”

云映淮厉声道：“就算我如今沉冤未雪，但云顶门上下皆与我情同手足，你可知你这一举害死了多少人命！惊虹堂白堂主对我有救命之恩，如今他惨死，我必然要为他报仇！”而后他环顾四周，声音清冷且严肃，“兄弟姐妹们，各位定是听信谗言或不得已听命为之，以至于做出叛门之举。我现在便在这里起誓，无论各位适才做了什么，只要此时真心悔改放下屠刀，那先前的一切举动，我云某与云顶门上下自当既往不咎！如若违背誓言，定然万劫不复！”

众人一片寂静，紧接着开始议论纷纷，人群中倒有一半的人神色犹豫起来。他们偷偷看了云映淮几眼，均觉得他气度磅礴、威风凛凛，如若天神一般，心中不由得对听命造反之事有些后悔。

沈展扬仰天长啸，而后容色一敛，朗声道：“云映淮，你欺师灭祖十恶不赦，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起誓？”然后扭头对众人道，“儿郎们！休听他在此胡言乱语！你们刚刚哪个人手上没沾过本门之人的鲜血？现在只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闯入这渺云馆杀了石友亮，这云顶门便是我们的，云顶门的圣物双匣也是我们的！”

云映淮太阳穴上的青筋微微跳动了两下，他突然笑了起来，这一笑犹如冰川骤融，春风拂面。他缓缓点头道：“这么说，你便是死不悔改了？”

沈展扬眯起细目，面露嘲讽之色，道：“云映淮，你以为凭你一人便能螳臂当车不成？”

云映淮仍微微笑道：“那就纳命来吧！”说罢他满面的笑容已完全退却，周身杀气毕现，双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雨点般向沈展扬攻去！

沈展扬大吃一惊急忙闪身躲避，但云映淮拳法太快且无比精妙，明明一拳已打完，而尽处又生出新的变化，路数诡异莫测，且招招取他要害，似欲立刻将他诛之而后快！但沈展扬毕竟行走江湖多年，身

为云顶门霁风堂堂主武功自然高强，二人一时之间战到了一处。云映淮心道：这造反之众处处以沈展扬马首是瞻，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若惩治了主帅，则其余人等自当不战而退，现在唯有雷厉风行才可稳住大局！想到此处，云映淮出拳越发狠辣起来。

初彤趴在大树上抻着脖子向远处望，只见云映淮大展神威。她不由得面露笑容，心道：原来这里血流成河是因有人叛变。唉，打打杀杀有什么意思，一不留神小命儿就没了，这些人真是想不开啊！

此时却见云映淮忽然腾空跃起，他双足点在沈展扬宝剑之上，沈展扬腕子吃不住如此大力，不由得手臂下落，云映淮就势身体下沉，在众人的惊呼中一掌拍在沈展扬的脸上，只听砰的一声，沈展扬的脑袋被云映淮的内力震碎，登时猩红点点，脑浆四溅！云映淮松开手，沈展扬的尸体便晃了两晃，咚地倒在了地上。

场外死一般的寂静。云映淮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众人，缓缓开口道：“不想死者，降！”

众人脸上神色不定，看着云映淮的神情，纷纷动摇起来。

初彤频频点头，自言自语道：“如今看来这场危机便是化解了。”她话音刚落，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声音以内力稳稳传来：“事到如今，岂可半途而废？云映淮，老夫向你讨教！”

初彤吃了一惊急忙伸长脖子张望，只见一个身穿蓝衣的老头儿带了一两百人从四面八方方向云映淮奔了过来。那老头子看上去六十多岁，方口阔鼻、虎背熊腰，他噌噌来到近前，举刀指着云映淮道：

“云大侠莫非以为杀了沈展扬便万事大吉了吗？”

云映淮心中一沉，脸上却毫无惧色，他细细打量那老头儿带来的人，而后冷笑一声道：“张桓强，你勾结教外之人杀害教内弟兄，好狠的手段！”

张桓强狠狠呸了一声道：“闲话少说，既然你来送死，爷爷便成全你！”说罢挥手喊了一声，“给我上！”而后率先执着大刀杀了过来。

云顶门的教徒站在原地愣愣的，有些不知所措。云映淮毕竟是云顶门原来的门主，虽一年前被逐出本教，但余威尚在，尤其适才众人又见他神勇无敌，一时之间竟不敢拔刀相向。张桓强带来的却是教外之人，那群人一呼百应，纷纷掏出兵器向云映淮杀来。

初彤见此场景登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口中念道：“糟糕糟糕！刚死了一个肥猪，现在又来了那么多苍蝇！云映淮双拳难敌四手，这样下去便大大不妙了！”她尽力向前望去，只见云映淮挥动双掌，手到之处已将三人劈倒在地。云映淮眼见云顶门中遭逢大变，心情郁郁，杀意甚重，此时他索性施展，肘撞拳击、掌劈脚踢，身边霎时笼上了刀光剑影，瞬间便血肉横飞。

初彤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边，突然，云映淮朝她藏身的大树看了过来，初彤精神一振，只听云映淮哈哈大笑道：“尔等有什么本事便尽管施展，即使云某死在这里，也定会有人为我报仇！不想死的便赶快走吧！”

初彤听完不由得一呆，知道这是云映淮催自己快走。她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难道云映淮已经支持不住了吗？想到这里她又抬头张望，只见众人犹如黄蜂一般朝云映淮疯狂奔去。

初彤皱着眉焦急地想：这样下去不成！我、我一定要去找人救他！一念及此初彤便悄悄从树上滑下来，顺着墙根儿跑了出去。待跑到大门口，只见来时的马还拴在树上，初彤忙解了缰绳，翻身上马之后，举目四望，竟一点主意也没有。她依稀记得在临州城中有同花会的分舵，便催马向着集市狂奔而去。

直跑到树林尽头，却见有十几人骑着骏马在林口处奔驰而过。初彤定睛一望，那骑马的正是在临州城内饭庄里碰到的官差。她眼珠一转登时有了主意，喝了一声“驾”，催马便追了上去。

初彤不多时便赶上了马队，她寻找一番，只见那刀疤脸策马跑在最前。初彤加快速度，冲到了那人身边，此时刚好来到一处岔路跟前，她深吸一口气，突然探出身子一把抓住了那人腰间的令箭金牌用



力一扯。只听砰的一声，金牌便被初彤拽到了手里。她放声大笑道：

“这金牌姑奶奶借去一用！”说罢便朝着另一条路上跑去。

身后传来几声怒吼，而后密集的马蹄声便追了过来。初彤回头一望，只见官差们尽数跑来追赶她，口中还不断地嚷着：“抓住那贱人！她抢了金牌！”

初彤哈哈大笑，回头挤眉弄眼，嚣张至极地喊道：“来啊！来啊！你们这群乌龟王八都来抓我啊！”

八百里快骑自是怒不可遏，他们一直在皇帝身边当差，皆是心高气傲，到哪个州城县都受极高的礼遇，从未被人如此戏耍过，当下便使劲儿催马追赶初彤。于是在官道上，只见十几名官差都在奋力追赶一名身着淡红衣裙的少女，马蹄卷起一片尘埃。

初彤知道自己所骑虽是良骥，但骑术却和八百里快骑相去甚远，明白不能支持太久。此时已有人追上了初彤，她娇叱一声掉转马头，那马便径直冲进了树林。

在树林之中初彤顿觉方便多了，她跑了一阵，只见两侧都有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人抽出腰间钢刀劈头便砍，初彤身子一拧从马上跳下，在地上滚了几下，而后一跃而起，笑了一声：“一群蠢材，不过如此！”说罢提起一口气，使出“步步生莲花”的步伐忽左忽右地向前跑去。

只听身后传来震天的怒骂声，紧接着是钢刀出鞘之声，初彤手中死死攥着金牌，心中暗道：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了！

追在初彤身后的官差也看到了林中的死尸，不由得顿觉诡异，已不想再追，无奈金牌在那少女手上又不得不夺回来。最令他们恼火的是，原本有好几次差点便抓到了，但那少女身体灵巧，左躲右闪，偏偏拿她不住。八百里快骑虽然通晓武艺，但毕竟不是武功高强的侍卫，所以一时之间竟与初彤相持不下。

初彤跑着跑着便感到体力渐衰，眼见云顶门的园子近在眼前，她咬紧牙拼命摆动双腿，一口气便冲了进去，而后满口嚷嚷道：“云门